

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利那古人有言
而今安在哉過墻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入世空談顏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上半楹窓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為而作也或者又
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
是迷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
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北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
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
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
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
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珠色若舊院則南曲名
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
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

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為
平安社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
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
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
之蒿藜滿眼樓館粃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
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汙簡效東
京夢華之錄標岷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
哉客矐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予間閱之大氏北里志平
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有年美人
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
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為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
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
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
尤侗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
 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
 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觴留斝送客酒闌棋罷隨珥遺簪真
 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
 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
 階則獨見吹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
 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上卷雅游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
 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
 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觴留斝送客酒闌棋罷隨珥遺簪真
 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
 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
 階則獨見吹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
 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

綢繆宛轉純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障氣盡雄風矣妹家
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
姐夫客稱假母曰外連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
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妹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聞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
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擷笛搗
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下為首沙碩次之鄭頊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鷺峰西寺夾
之中山東花園巨其前秦淮朱雀折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
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携手間行憑

欄徙倚忽遇彼妹咲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鈔曲萬籟皆寂遊魚
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絲障十里珠
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
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榷擊鼓
翾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門喧闐達旦挑葉渡口爭
渡者喧散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
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
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粧又
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雀鬼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
城雪窖開皆寔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卑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
演劇為恥若知音容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敬喉扇影一座盡傾
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米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
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袞服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盞高聲唱賣遍汴草菜
荊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咲謔頃之烏雲堆雪竟
體芳香矣蓋以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婦人之妖
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幮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
兵茗戰之餘微聞鄰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
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
綺麗為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擺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容
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
高亦盛粧艷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
是時世粧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
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
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鴉兒愛鈔者蓋
為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
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河之
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逸旬日之歡或訂百年

元合 板橋雜記

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為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
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襄救而金盡亦遂歡寡
而愁啟雖設冊者之恒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

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烏名酒佳茶錫糖小菓蕭管瑟琴並
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
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
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收齊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而名開天營
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
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持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
娘字晁采

惜別畱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

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勝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斲煙花種醉

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滋響零丁南巡法曲誰

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
聽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

感湖湘閨閣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娘鄭女英小名安娘詩
載列朝詩選閨集中

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場梨園往事

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

今風俗闐焯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

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

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

畫壁也

入瓊逸客曰以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措裝
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
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中卷麗品
三山余懷澹心著

板橋雜記

中卷麗品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
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
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
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
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
獪耳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咲倩兮美目
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

爽雅無林脂韋神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
年近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散
泪俱迸一座盡頌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
為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人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
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向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
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皎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
太平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
人強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
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
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咲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
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
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
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
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
婢侍硯席磨喻麋藝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
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冠誼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
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閑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
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堅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惟情自接嬉
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義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
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見者何出此言見雖風塵賤質
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見心之所好雖相莊如

宿情與之洽也非見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見之不
負命也知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歛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
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画余心愛之媚
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壬午入棘
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
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泰州刺史陳澹仙寓藪桂園擁一
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
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度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
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
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舫
葛嫩字蓋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

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
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狃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
也先妮珠市妓王月月為親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
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卧室值嫩梳頭長
髮委地雙腕如藕而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
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
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揚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
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
嫩抗節死乃大咲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
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

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羅敷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
琵琶箏瑟或狎容沈元張卯張奎教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
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嗟、雞鳴東方既白矣
大娘白世有遊閒公子脫俊兒即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
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送豪奢豈效黷、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
哉以此得俠妹殺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貴
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兩妹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不樂曩
所歡背生者賂僕婢通音親漸托疾薦昏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
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
昏生昏生本貧士家後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
肉相娛樂教少女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閭閻仍
以教女娃歌舞為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
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
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招更
能無門館慟淚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哀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
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為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
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隣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
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
推為南曲第一家有看樓綺窓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
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蒼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看樓乃迷樓
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中紫

表相間座無肴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厨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
故設筵肴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
儂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
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肴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
云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
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
一時之風景云：儂久之叔為南少司馬見檄斥儂父東歸訟乃
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顧登場演劇為余壽從此摧
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
玉如泥沙糞土得肴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
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画疑所書橫波夫
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
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
客丁總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中翰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
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
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巖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
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繫三爵尚書意甚得
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
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脩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
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肴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
狀俱動錦綉襦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

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為人奴後龔竟以顧為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太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姸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帶眉也慕吳門山水役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葺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鼓琴鼓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

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爰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者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借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鉞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之後為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嫩柳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丘湘

簾槩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
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
士下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
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
陽下渚船剪就黃紵貪入道携來綠綺訴婢媼者正此時也在吳
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現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
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
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
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
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外曰敏頰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

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頰乞画蘭亦
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濡也然
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携來吳門一時
爭艷戶外屨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
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
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
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
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碣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
原也

頰文字小文琵琶頰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

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
冷然神與之決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
不能早脫樂籍賃屋者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為健見僮父
所厄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
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
猶援琴面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鶉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
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
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携
歸置別室突遭竊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
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
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
面修容畱仙袞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携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
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
面嫩歸叱利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
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
烟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揚龍友龍友名
文聰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
一曰李陀那一日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
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咲語為樂甲申之變
貴陽馬士英冊立弘光帝自為首輔援引閩兒阮大鍼構黨煽權

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
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王耶亦殉
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
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
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
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脚又
謂之以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
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匿谷往敗北生
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
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
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搦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
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為酒客解紛釋怨
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
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武
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
履卧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揖
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疲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躡步亦自楚
楚人呼之為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能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
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裡惟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
士耶元轉面白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
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穀價不屑一切卒為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
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
推月主盟蛾眉無後夢是前生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
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
峰女夢裡偏來見楚主武塘魏子中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

崇蘭說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牙
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丽人惜限於地不
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
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
出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
善自修飾頰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
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
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

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葉設三層臺以坐狀元二
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
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
王第一娣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悅中不去手武公益眷
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
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携月赴
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
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
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主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
侍有荆釵羃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竊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

公買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
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丽白門其一也白
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画蘭粗知拈韵能吟詩然滑易
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
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
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
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笑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
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
少年伍卧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
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咲語奮身起喚婢自簪數

十吐吐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齧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
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
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下卷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純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游戲馬
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壘絲管以及娈童狎客雜伎
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
轉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鼓河滿人何以
堪歸見梨渦誰能遣以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雖爰鄉卿
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
飄隨碧海之迷津千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為垂戒王右軍
云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說合 板橋雜記

其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任曲中投轄夷飲
俾盡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斲煙
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
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
先是嘉興沈雨芳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
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
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
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

頭上騎帽擲之於地卯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斲袖之好公子官南
都府佐魁來訪之閤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
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隣諸名妓家往來
相熟籠中鸚武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
馬投壺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熱爐香洗茶片
拂拭琴几位置衣衾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
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芽出花面蓂片一名
張魁不許復入魁漸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
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
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

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
家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夫賤相茶非惠泉米不可沾
唇飯非四糙冬黍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
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
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
猶清晨來掉瓶花熟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
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了酒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
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姬啟戶出曰此張
魁官簫鼓也為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舉冒辟
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

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資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
姬妾造國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
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
似雪夜以終日把酒酣歌綸中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中
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
立錫羣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
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仗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
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良王孫者跪
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
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欽

言全
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其自
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
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為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
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者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
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總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
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
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中身着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酒
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軍擊夫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

高叡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輿上為泰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
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
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
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
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
余僑寓宜睦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
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
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卧房排闥張勢如盜賊如須下
床跪稱大王乞命母傷十娘兩君擲刀大咲曰三郎當三郎

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
略同謝傳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
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
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為透網之鱗也
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有之時
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
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
曲同工遊戲三昧江惇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

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
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
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
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蠖蒼僅而得免
然亦如嚴幼芳劉漣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
雲量洪善飲飲至有餒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
會黃蘭叢及王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
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
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卧地上衣履狼籍
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豁奉各

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人亦
 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鹿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
 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教玉茗堂四夢
 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閣兒阮大鍼欲納交
 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
 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
 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火為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
 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
 玄不勦新欵扇露井橫飄舊舞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

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
 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
 帝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畫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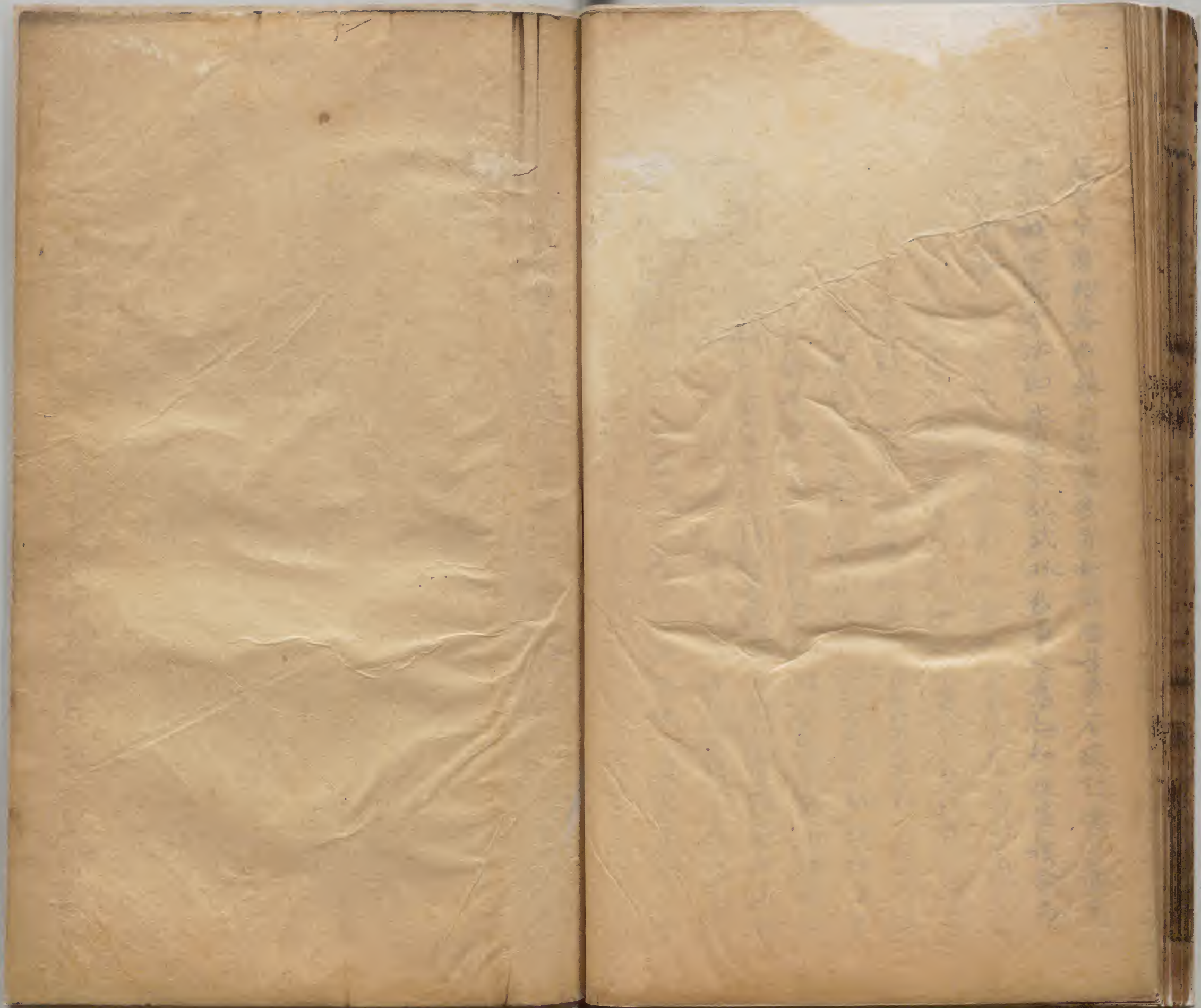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
 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颺颺鳳城開將軍戰死君
 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
 夜月瑩篔引幾度穹廬伴暮茄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
 眠今日相思渾似夢莫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
 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
 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

卽舍索筆漫題以與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蕪
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路王城之果路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為不可一日居
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
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
之馬上順舉身自奮罵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郟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画雙蛾閉碧
紗誰從馬上撲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茄日日牛
車道路賒徧自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鴉怨漢家
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髭鬚
也驕人未書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羈芳之妾道旁

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
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其敵核相賽名盒子會
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未挾金助會厭
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
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咲教內盒盒來往鬪
芳隣手帕綉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敵釘核春滿檠影
胎間挾鯉冰脆烏欖分槐柳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輪無
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裒鈔裨金走情友閑堂一月自春風
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金
教
選
會
美
記
下